

事件

艺术中国

AAC

「领军当代」艺术作品展
回溯六年艺术中国影响力

文 / 贾方舟

AAC 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选已经成功举办过六届，这项已经连续六年的活动在艺术界所产生的影响力已经显露出来；如若将六届获奖艺术家的名单列阵排出，毫无疑问，中国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差不多都已涵盖其中；他们在当代艺术发展中所具有的影响力，足以证明这个奖项所具有的学术判断的准确和覆盖面的宽广，它所拥有的正面价值也记录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轨迹的价值和意义。

为了对这六届评选活动的成果有一个更清晰的呈现，举办历届获奖艺术家的展览是最好的方式。AAC 艺术中国将以反映前六届评选的整体面貌为主要思路，以突出中国现有艺术中的“当代艺术”为主线，邀请历届获奖艺术家举办全国巡回展。

本次展览将作为此项活动所举办的第一个展览，因此，展览以“领军当代——AAC 艺术中国 年度影响力获奖艺术家邀请展”为主题，由本届轮值主席贾方舟先生担任策展人，以文献、影像与作品相结合的展示方式，集中体现前六届艺术中国评选的重要成果，这不仅显示出艺术中国见证了当代艺术的进步，也表明“AAC 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选”已成为推广中国优秀艺术的重要平台，而艺术中国也将会在未来的每一年继续追踪当代艺术发展。

此次展览展出的主要作家有：第一届的刘小东；第二届的徐唯辛、徐冰、周春芽；第三届的刘展（Unmask 小组）、韦嘉、王光乐、史金淞、卢昊、徐震；第四届的曾梵志、隋建国、邱志杰；第五届的宋冬、崔岫闻、展望；第六届的付羽、张羽、王冬龄、陈蔚，以及其它著名艺术家。

领军当代：

“AAC 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获奖艺术家邀请展

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AAC 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选活动已经是第七个年头。回顾已经过去的六届评选活动，不难看到，它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已经产生的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在第七届“AAC 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选颁奖晚会举办的同时，组委会决定举办了 this 历届获奖艺术家的邀请展，以从学术的角度，来检视历届评选的实际成果。

当我们把历届获奖艺术家的名单整理出来以后，我们欣喜地发现，大多活跃于当代的有成就的艺术家都榜上有名，而在近年声名鹊起的青年艺术家也历历在目。于是“领军当代”这个主题便油然而生。因为正是这些艺术家的坚持不懈，才使中国的当代艺术有了长足的进展和令人瞩目的成就。

本年度（第七届）“AAC 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选活动的主题为“激活传统 释放自我 融入国际”。这既是一个对当代艺术现状的客观描述，更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期许。中国的当代艺术需要强大的个体的支撑，需要在国际间产生自己的影响。艺术史的进程一再地告诉我们，艺术的生成和发展从来都是通过个体的实践得以实现的。当我们提到“唐诗”，我们的意识中立刻会跳出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一些名字。因为正是这些创造个体的诗歌成就，代表着唐诗的水准。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最高成就，就是这个人类族群在它那个时代的最高成就，这个规则在我们所处的今天同样有效。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它标志的不只是莫言个人，而且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因为正是莫言这个创造个体，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准和国际地位；当李安手捧奥斯卡小金人的时候，它意味着华人电影导演已经跻身国际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事实；当我们喜闻王澍获得 2012 年普利策建筑奖时，我们意识到，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建筑师第一次获得国际建筑界的最高荣誉，其意义也不仅是王澍个人的；去年以来，中国艺术家应邀参加国际间的展览活动频繁，蔡国强荣获了被誉为“艺术界的诺贝尔奖”的世界文化奖 (Praemium Imperiale) 中的绘画类终身成就奖，他是首位荣获该奖项的中国籍艺术家。这个成就，当然也不只是蔡国强个人的成就，它同样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水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要的不在于群体性，而在于这个群体中有没有立于不败之地的个体，个体的强大，就是群体强大的标志和象征。在任何群体中，如果没有涌现出顶天立地的个体，群体就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因此，今年的主题提出“释放自我，融入国际”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更想强调一种“个体精神”。

此次参展的艺术家也在证明，只有个体的一流、个体的杰出、个体的不可取代，才能改变我们这个族群的尊严，改变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间的地位。一个族群只有造就出足够强大的“个体”，才能显示其族群的强大。因此，我们需要在激活传统中提升自我、释放自我，从而有资格进军国际、融入国际，并在国际中确立我们的地位和尊严。

小 刘
东

LIU
XIAODONG



刘小东 / 第一届“AAC 艺术中国”获奖代表

刘小东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处在不愤然,不沉思,不爆发和不极端的状态。它们被一种自在的满足所控制,他们都处在瞬时状态,被眼前的情景所抓住,从而将自身从自身的历史状态中解脱开来。但是,这种对自身历史状态的解脱,恰好构成了自身的历史状态。这些人物的一贯历史,就是对瞬间的力比多投入,他们从他们此刻所处的周遭环境中,从周遭的偶发事件中,从周遭的习惯中,从周遭的命运中,来获取自己的满足机缘。这些人,大都是历史的匿名者,他们是人群中的人,从没有被光芒和荣耀所眷念,也没有被耻辱和罪恶的标志所铭刻,这些人普通至极,他们处在各种历史典籍的记载之外,如果没有这些绘画,他们将像历史中的千百万人那样被历史的巨大黑洞所吞噬,而悄无声息地消失。

他们在历史书中只能成为烘托他人的抽象之人,决不会被书写,被记载,被各种喋喋不休的声音所惊扰。刘小东用自己的目光,抓住了他们的片刻,抓住了他们的小小欢乐,小小满足,小小意愿和小小苦恼,刻意将他们从历史长河的漫不经意的刷洗中打捞出来。他没有将画面上的人物置入某个激情的巅峰时刻,相反,他保留了这些人的日常状态。这些状态,在我们看来,只能用庸碌来表达。庸碌,在这里完全不应该作为历史的特例和人格的特例来对待,这些庸碌,正是历史的常态和核心。



01> 《丽丽》/ 刘小东

冰 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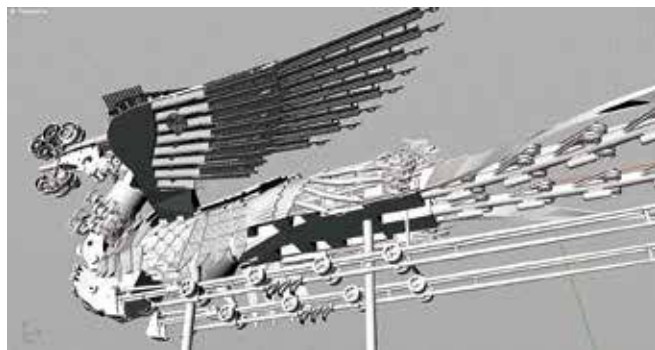
XU
B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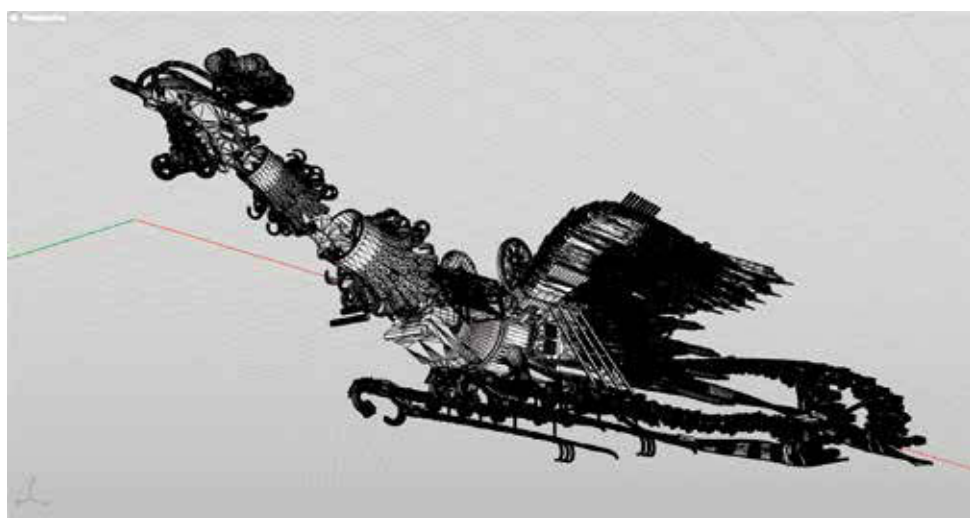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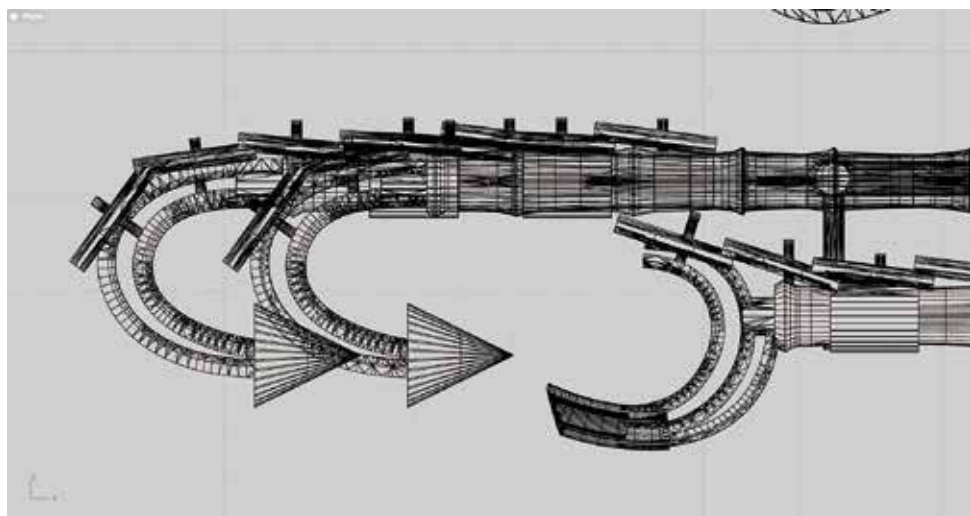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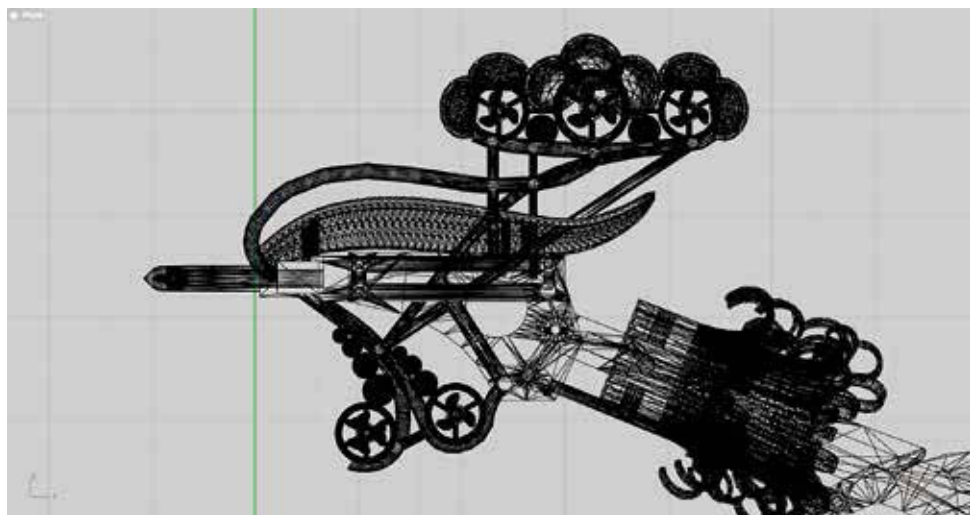


徐冰 / 第二届“AAC 艺术中国”获奖代表

《凤凰》这个作品正是捕捉到了资本和劳动的这种密切而又异化的关系。徐冰对劳动的尊重、对劳动者的尊重，是我们在以往的垃圾艺术家的作品中看不到的。在《凤凰》这个具象中，我们既能看到个别劳动者的身影，又看到抽象劳动如何为资本创造价值。这部作品的虚实不空，其奥妙恰恰就在这一具象和抽象的巧妙结合上。

——刘禾





01-04> 《凤凰》/ 徐冰

金 史
淞

JINSONG
SHI



史金淞 / 第三届“AAC 艺术中国”获奖代表

园，繁体字那个框里面是上面一个士下面一个足，我理解是围合一方士人立足之地，进而穿凿为士人精神自足的物质区间，或者非主流的不合作者的自闭场域。

很显然园字已不是那么写了，至少是在我国现行的辖区内，其实也对，“士人”作为一个人群或阶级早就不复存在了，而“人士”的所指是乎又过份暧昧和含糊不清，“元”则可理解为开始又或者是人的基本单元，只不过封闭是延续的，而立足或自足与否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每个人都在随时随地营造一个内心的花园，独立而且自由的花园，一处甚至不为自己确知其形态的精神场域。

无论是淋漓酣畅的开放性张扬，还是密藏于心

灵深处轻言细语，都同样炫丽多彩，且充满人性尊严光芒……





01> 史金淞作品

曾梵志

ZENG
FANZ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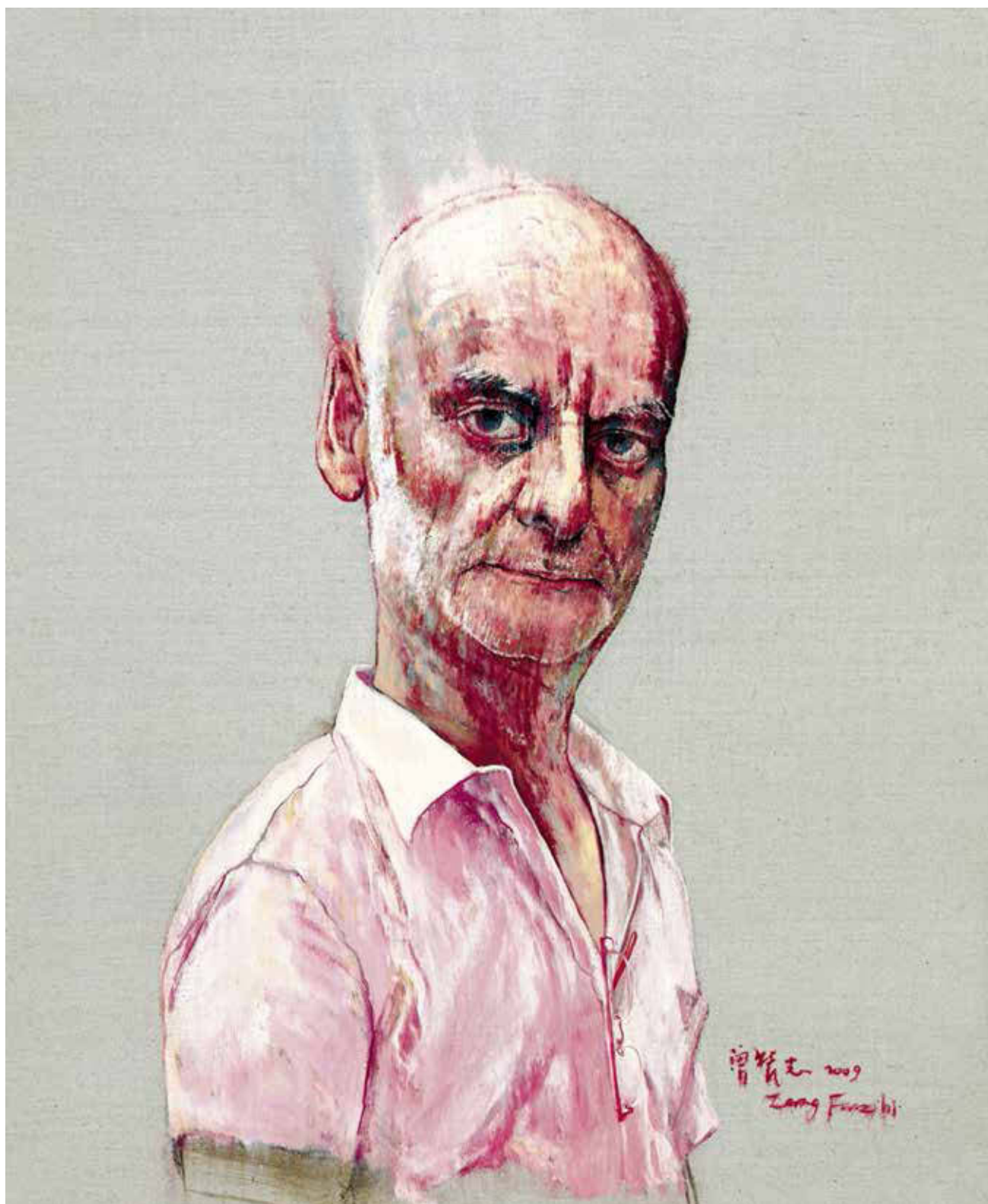
曾梵志 / 第四届“AAC 艺术中国”获奖代表

曾梵志藉由人物肖像的创作,思考和呈现人类的生存状态,从最早期的创作开始,已强调个体的独特神态和差异性,表现他们一 那的精神状况。不论个体是身处在哪个历史时空、成长于什么社会情境,总会面对这样的一种人生困境、流露这样直接真率的情感本相:茫然、忧郁、焦虑和惶惑。借着肖像画的创作,艺术家得以照见人生真实,表现一种超越狭隘时空的人类真实存在,思考层次递进至具普世意义的人类状况,对人类的困境、苦难、死亡、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提出终极的诘问,这是曾梵志肖像画的独特意义和精神境界。在西方艺术脉络里,采取相类创作方向的有培根 (Francis Bacon, 1909—1992) 和弗洛伊德 (Lucian Freud, 1922—2011), 前者创造了扭曲、被殴伤的面容,呈现他

在 世界 大战、纳粹暴虐等历史情境所体会到人类暴力和悲观本质;后者采用极致的写实主义风格,巨细无遗的描绘人物身体的缺陷、阴暗和不完美状况,诉说着人类的渺小和脆弱本质。此两者和曾梵志的肖像创作,都具备相同的艺术追求——借着肖像艺术,思考人性特质、生命本相,以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赋予肖像画类更深刻的哲理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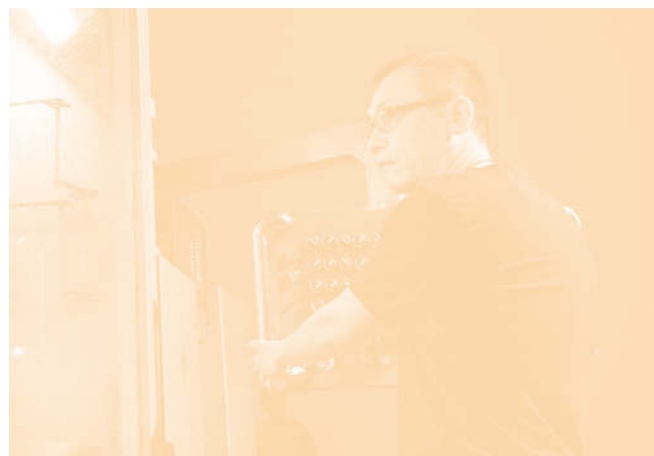


01-02> 曾梵志作品



展望

ZHAN
WANG



展望 / 第五届“AAC 艺术中国”获奖代表

这是展望于 2010 年 8 月在今日美术馆个展的记录，全部作品在美术馆制成，开幕式现场表演。作者联合工程师自行设计了一部借用自然元素造假石头的机器，采用含有化学成分的石粉原料，在一小内完成塑性、烘干等内容，试图造出上亿年的天然山石效果。作者希望作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借由人工制造的机器来模仿自然造石的方法再造山石，这个时候的山石还是假的吗？





冬 王
齡

WANG
DONGLING



王冬龄 / 第六届“AAC 艺术中国”获奖代表

在场性和交互性两个特征汇合起来，凸显出王冬龄“书法道”的文化意义，那就是公共性价值。“道”的自然属性、哲学属性最终要通往今天的时代，在公共性这个范畴中获得当代的转换和演现，才是今日艺术创造的本义。王冬龄先生思于此，也行于中，他获得的是自我精神逍遥的世界，也令我们神往和深思。

——范迪安





方
钧

FANG
LIJ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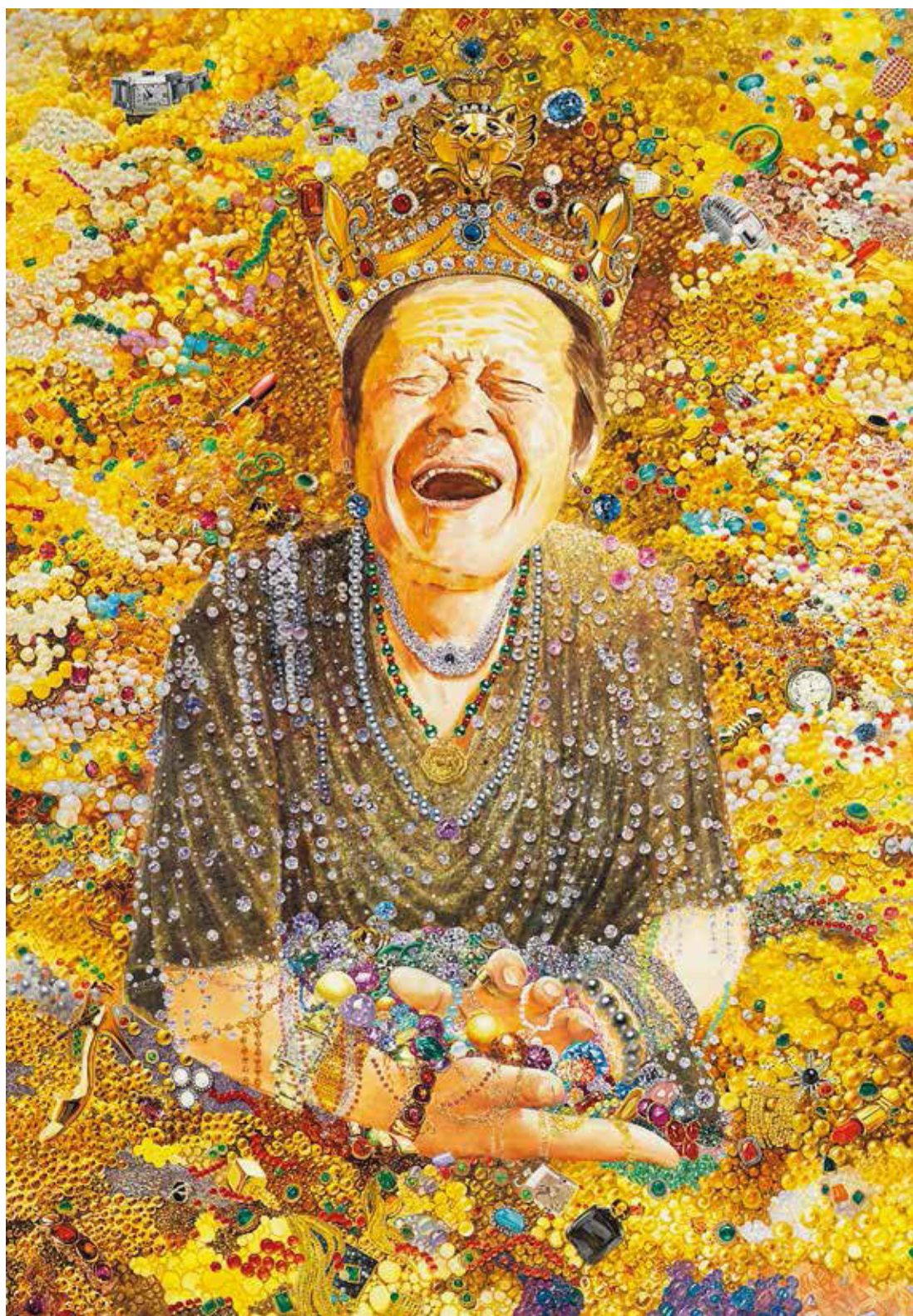


方力钧 / “领军当代” 参展代表

方力钧特别喜欢珠宝的质感，经常把杂志上市场品牌、珠宝的广告都剪下来。后来，他想，既然大家见面老说钱，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可以把这些华丽的物质的东西集中起来，看看视觉效果会怎样。由此，方力钧开始了“珠宝”系列的创作。开始时，方力钧还想得特别严肃，希望让珠宝和社会、政治、暴力产生关系。最终，画面被金灿灿的珠宝包裹了，流露出赤裸裸的强烈的物质欲望。艺术家用这种方式体现当今社会的人们，内心无法抑制的拜金的一面。方力钧说，也包括他自己。



- 01> 方力钧在其作品前
- 02> 方力钧布面油画作品



嘉 韦

JIA
WEI



韦嘉 / “领军当代” 参展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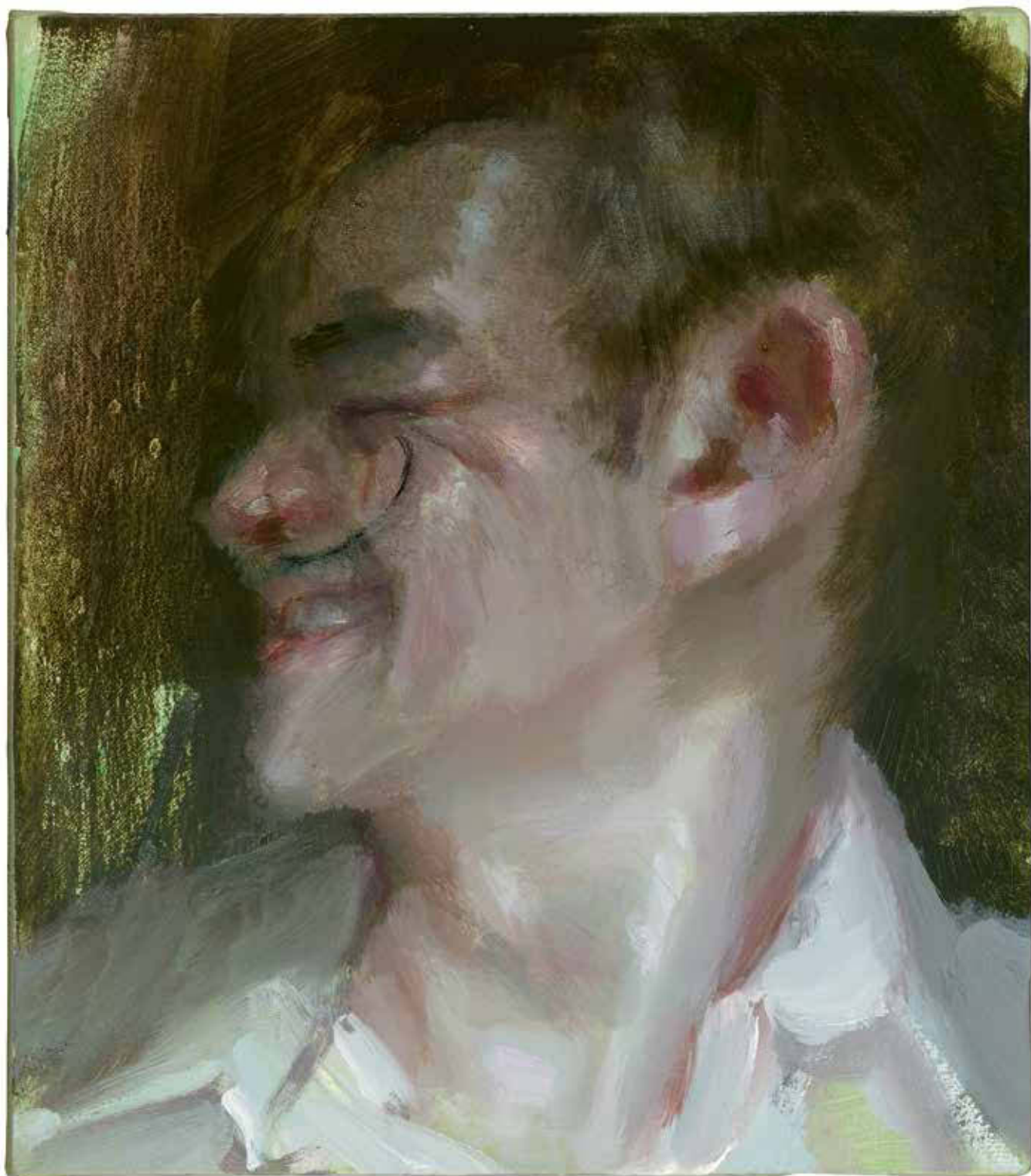
韦嘉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石版工作室，他的艺术作品是从石版画作品开始的。在成功地包揽了国内外最重要的石版画奖项以后，在石版创作当中养成的严谨的而富于理性的工作方法几乎成为韦嘉的负累，石版画有限的尺幅，特别是复杂的制作流程背后所潜藏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信条迫使韦嘉越发向往，并在画布上开始了他油画创作中任意挥洒的自由与轻松。

2004年，韦嘉终于开始了期待已久的“布面丙烯”的新尝试，经过四年以来的不断调整，他把颜料的泼洒与谙熟的刻画技巧有效地整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作品风格。画面中，经常出现的那个男孩往往处于私密的、带有象征性的隐晦场景当中；多义性的作品标题就像是谜语，画中树木、鲜花、峭壁、树丛或是朦胧的人物如同具备生命力的道具，观众不同的心境则是解密的线索。



01> 《你看我看你的脸 III》/ 韦嘉

02> 《你看我看你的脸 II》/ 韦嘉



唯 徐
辛

XU
WEIXIN



徐唯辛 / “领军当代” 参展代表

徐唯辛一直以写实形式表现现实社会问题，并不是由绘画作品的“出路”所引发，而自有其知识结构和思想倾向的基础。他回顾自己的艺术历程，看到许多画家落入钻研技法的窠臼而难以自拔，“幸运的是我爱好阅读在先，学习绘画在后。书读得杂，加上不断迁移，地方也走得多……到了中年，技术以外的东西开始起作用，作品逐渐由早期唯美的边疆风情转向了试图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而这一转向的精神基础，除了爱好阅读博取新知之外，我认为应该到更深层的个人内心去寻找。接触过徐唯辛的人往往有一种感受，徐唯辛在日常生活和教学、艺术活动中，总有一种直率和温厚的道义感。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思考与判断，非关个人利害，而是基于他个人内心根深蒂固的道德责任。

在这里，我想借用康德喜用的术语：“德性法则。”被康德称之为“纯粹实践理性”要素的“德性法则”（或“道德律”）在指引画家的认知活动，对于世间万象的好恶抑扬，必然以对“德性法则”的始终不渝为取舍尺度。徐唯辛不是哲学家，不是时时按原则、律令办事的人，相反，他坚守深藏于他内心的道德责任感，这决定了他艺术活动的人文色彩，也使他拥有可贵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

——水天中

